

# 戰時日軍對中國文化的破壞

王 聿 均

- 一、前言
- 二、商務印書館的被燬與正中書局的損失
- 三、對各級學校的摧殘
- 四、中央研究院的損失
- 五、文物之劫掠與知識份子之被殘害
- 六、結論

## 一、前 言

中日戰爭期間，在華日軍有計畫的摧毀中國的教育、文化和學術機關，包括對著名大學的轟炸，對中、小學校的破壞，對書店、博物館、圖書館和江浙沿線大建築物的焚燬<sup>①</sup>，對公私圖籍古物蒐藏的劫掠，以及對文化人和學者的殘害等，不一而足。這些破壞的行爲，並非限於戰地或戰地附近，而且及於後方各省。其不顧人道及國際公法的情形，在任何交戰國之間，都是罕見的。其目的不外是想徹底消滅中國文化，以遂其征服大陸之迷夢<sup>②</sup>。並冀圖藉此懾服中國的智識份子，以摧折其心靈與精神，壓制其愛國心和高昂的救國情緒。這些暴行，對中國文物造成的損失雖大，但日軍的目的，並未達到，有時且適得其反。更激發中國人敵愾同仇的意志和決心。本文根據歷史的事實，試將戰時日軍破壞中國文化的具體情形，分別加以論述。

## 二、商務印書館的被燬與正中書局的損失

商務印書館始創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正月，歷史悠久，規模宏大，

- 
- ① 張一望編，「淪陷前的上海」，第七六～七九頁「愁雲魅影之上海」，二十七年二月，漢口羣力書店出版。
  - ② 國民政府向國聯大會第十八屆常會提出之「補充聲明」，見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第三版。按十八屆國聯大會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在日內瓦舉行。

其總廠設於上海閘北寶山路，佔地八十餘畝，為總務處、印刷所、編譯所、尚公小學及東方圖書館所在地，後於棋盤街新建發行所，設備日益充實。在歷任總經理夏瑞芳、張元濟、王雲五等領導下，確定其出版事業之方針，一方發揚固有文化，一方介紹西洋文化，謀溝通中西以促進整個中國文化之光大<sup>③</sup>。其次，該館復舉辦實際教育事業，如尚公小學及幼稚園，培植職員及閘北居民子女，而創設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之東方圖書館，尤為著名。此館係由「涵芬樓」蛻化擴充而成，館址設寶山路以西，佔地十一畝九分四釐三毫，館屋為最新式五層鋼骨水泥大廈，所藏圖書，除涵芬樓原有者外，歷年多方蒐購，全部計有四八八、三九五冊<sup>④</sup>。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二十八日，日陸戰隊突襲閘北。翌日十時，自航艦起飛之日機竟轟炸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廠。總務處、印刷所、棧房、木匠房、儲電室、自來水塔、住宅、暨東方圖書館之房屋，皆被炸燬，濃烟蔽空，焚餘紙灰飛達十數里外。而編譯所與東方圖書館之機器工具、圖版、中外圖書、目錄卡片、書稿、圖稿，以及印刷所之儀器文具、鉛件、機件、紙張、原料、寄售書籍、寄售字畫，悉化灰燼<sup>⑤</sup>。當時由日本水上飛機四架，輪番轟炸，據日本海軍大尉小田所記，皆携有五百基羅格蘭姆（Kilogram）炸彈多枚<sup>⑥</sup>。三月二日，日軍佔據閘北後，復派兵侵入該館，繼續縱火焚燒，損失之巨，難以數計。一時中外震驚，上海市商會等團體致電美總統胡佛（Herbert C. Hoover），請主持公道，制止日軍毀壞文化之暴行。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等亦致電國際聯盟之「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請制止此類「破壞文化事業及人類進步之殘暴行為」<sup>⑦</sup>。而國聯所派之李頓（Lord Lytton）調查團，亦於是年三月二十一日蒞臨被燬之東方圖書館察看<sup>⑧</sup>。即單以東方圖書館而論，其損失包括中外圖書、照片、圖表、方志、雜誌、報章等，分列於後：

甲、普通書

1. 中文	二六八、〇〇〇冊
2. 外國文	八〇、〇〇〇冊

③ 何炳松「商務印書館被燬紀略」，東方雜誌第二十九卷第四號，第三～九頁。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④ 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檔案（下簡稱「賠委會」，卷碼 a74151「商務印書館聲請歸還劫物說明及表格」。又該館二十二年九月出版中文本「東方圖書館紀略」（內附圖片一冊），一九三二年三月出版英文本 *The Oriental Library Before and After February 1, 1932*。

⑤ 「賠委會」檔案，a74151 商務印書館因敵日侵略損失報告清單（甲）。

⑥ 同注④。

⑦ 「賠委會檔案」，a74151「商務印書館聲請歸還劫物說明及表格」C。被劫事由。又見何炳松前文。

⑧ 見「商務印書館申請賠償報告附圖「國聯調查團於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參觀被燬後之東方圖書館」。

3.圖表照片	五、〇〇〇册
乙、善本書	
1.經部	二七四種，二、三六四册
2.史部	九九六種，一〇、二〇一册
3.子部	八七六種，八、四三八册
4.集部	一、〇五七種，八、七一〇册
5.購進何氏善本	約四〇、〇〇〇册
6.方志	二、六四一部，二五、六八二册
7.其他（中外雜誌報章）	四〇、〇〇〇册
丙、目錄卡片	四〇〇、〇〇〇張 <sup>⑨</sup>

右列善本書中之四部舊籍，皆由國內各著名藏書家如會稽徐氏、長洲蔣氏、太倉顧氏、豐順丁氏、江陰繆氏等先後散出，商務印書館以重金購入；多為歷代珍籍或抄校秘本。期刊之類，則係中外著名刊物，首尾完具，未有間斷<sup>⑩</sup>。誠如商務印書館所稱：「書籍損失一項，以東方圖書館收藏圖書為最，多係宋元精槧，明清佳刻，與夫中外著名孤本珍籍，價值連城，無法估計」<sup>⑪</sup>。這些都是該館費了數十年的時間心力，日積月累，始克臻此，乃竟被日軍付諸一炬，實為東方文化之重大損失。據該館初步估算，這些書籍購進時的價值約為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五元，損失時的價值較原價高出何止數倍，這個數額是相當驚人的<sup>⑫</sup>。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中日全面戰爭開始。商務印書館又首先遭遇日軍砲轟，寶山路總公司旋被佔領。第五廠、存水池、製版廠、棧務科、自流泉水塔等處的機器工具、生財裝修。原版西書、本版圖書、儀器、文具、紙張等皆為日軍所有<sup>⑬</sup>。及國軍退出淞滬後，該館為保障文化事業之自由發展計，決將總管理處遷至長沙，編審部人員首先出發，經港至粵，再轉長沙，十月初已在湘辦公<sup>⑭</sup>，可謂愈挫愈奮。

據商務之估計，自七七事變起至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本投降止，

⑨ 「賠委會檔案」，商務印書館「聲請歸還劫物表格」A。被劫物資詳細說明。又何炳松前文，東方雜誌二十九卷四號第九頁。

⑩ 「賠委會檔案」。商務印書館被劫物資詳細說明。又商務損失報告清單（丙）。

⑪ 同前。

⑫ 同前。書籍購進時價值合計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五元。而何炳松統計數字為一千六百三十三萬五百零四元，與賠委會數字略有出入。見商務損失報告清單（甲）。

⑬ 「賠委會檔案」。商務印書館財產損失報告單（丙）附一。

⑭ 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十八、十九期合刊，所載商務印書館編審部遷湘照片五幀及說明。

這段期間，該館除上海總公司和香港分廠的資金全部損失外，其各地分支館、廠、站之資產經查明確遭損失者，有如下各處：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九月，保定、邢台分館之本版圖書、儀器，被日軍攻佔掠奪。廿七年（一九三八）十月十日，北平琉璃廠分館本版書籍，被日軍憲兵隊掠奪。青島中山路支館於青島淪陷後，為保全贖餘財產計，改稱敦源書店，亦於同年四月被日憲兵隊沒收。漢口中山路分館之本版圖書，則於十月廿五日被攻佔掠奪。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八月，成都春熙路分館之本版圖書被炸。翌年五月，重慶白象街館屋遭日機轟炸焚燬。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六月十九日，天津大胡同分館之本版圖書、儀器文具，悉被日軍掠奪。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八月二十三日，萬縣環城路支館之本版書籍及貨棧，皆被日機投燒夷彈焚燬。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六月，衡陽八元坊支館之財產，於淪陷時被日軍所焚，九月，桂林桂西路分館被攻佔掠奪。十一月，柳州培新路分館館屋被日軍焚燬。而該館最大的兩個分館，一為南京太平路分館，其房屋、圖書、原版西書、儀器文具等，於二十六年十二月首都淪陷時，全部被焚。二為杭州保佑坊分館，其儀器和本版圖書，亦於同年十二月杭垣淪陷時，悉被劫掠<sup>⑮</sup>。以上計共損失一千三百一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元<sup>⑯</sup>。

此外，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底（一九四〇——一九四一），該館由香港經法屬越南之海防，及英屬緬甸之仰光，將各分支館廠之書籍及物資，擬運入後方之重慶、成都、康定、南鄭、蘭州、昆明、梧州、桂林等地。未料這批書籍物資，於滯留海防及仰光時，遭佔領之日軍掠奪，全部損失。照購進時原價合計國幣一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元六角六分，損失時物價上漲，價值自不止此<sup>⑰</sup>。商務印書館屢遭日軍的轟炸、砲轟、縱火、劫掠、侵佔，元氣大傷，而該館與全國教育界關係密切，所藏又多無價典籍，日軍竟橫加摧毀，實為蓄意破壞中國文化之鐵證。

商務之外，正中書局戰時在京滬兩地的損失，亦極為慘重。在南京方面，以坐落於河北路的正中書局總局和南京印刷廠所受的破壞最烈，計二層總廠房一幢，裝訂房七間，淺膠磨版房五間，地下室兩間，材料庫十間，職員宿舍十二間，三層樓房辦公室一幢，成品棧房八間，全部損毀。印刷廠的機件損失者，包括全張印刷機十二部，對開印刷機四部，德製銅版對開印刷機兩部，德製三色版印刷機兩部，大

<sup>⑮</sup> 同注<sup>⑬</sup>。

<sup>⑯</sup> 同注<sup>⑩</sup>。見商務損失報告清單（丙）。

<sup>⑰</sup> 「賠委會檔案」。商務印書館因日本侵略所受損失清單（乙），原價損失一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元六角六分。

二號圓盤印刷機十二部，及其他各類銅模、機械、鉛字等，數量甚為可觀。此外，在太平路楊公井口的南京發行所，在戶部街的雜誌推廣所，在昇平路的分印所，在蘆蓆營的臨時辦事處，在黃泥岡的時事月報社，不是被佔領，就是被破壞。在上海方面，計有四馬路復興里的正中書局上海分局，新開路的上海印刷廠，戈登路的上海貨棧及出版分部，三馬路同安里的分局宿舍及棧房，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生財和設備的損失，尤以新開路的印刷廠損失最大，各類的印刷機全被日軍佔奪<sup>⑮</sup>。以上所舉的兩家書店，僅係作為例證；其他著名書局，如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受損者尚多，因缺乏資料之統計，未克逐一枚舉。

### 三、對各級學校的摧殘

自戰事爆發以來，日軍對中國的各級學校和社教文化機關，便特別注意，選為目標，恣意破壞，不遺餘力。不僅戰地如此，即在非戰區之學校，亦同遭殃及。最先受到毀滅性的打擊者，就是聲望素著的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為張伯苓博士所創辦，有悠久之歷史，盧溝橋事變之前，已有學生三千餘人。大學部除文理商學院外，並有南開經濟研究所及南開化學試驗所，均聞名全國。經濟研究所發行之各種期刊，尤飲譽國際。因張氏一向主張「讀書救國」，學校素重紀律，學生多穩健持重，故各部校舍，雖皆密邇日兵營及日飛機場，並未發生任何事端<sup>⑯</sup>。未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日軍進攻天津，當日下午二時半，日機兩架即濫炸八里臺南開大學，同時，日砲兵亦猛烈砲擊，三時，秀山堂（即辦公室及文商學院課室）、芝琴樓（即女生宿舍）、木齋圖書館（為國內著名圖書館之一）均起火，其他秘書處、註冊課、男生宿舍、及教職員宿舍等均被毀<sup>⑰</sup>。日軍企圖毀滅南開大學，是有預定計劃的，日機先在南開上空飛翔盤旋甚久，投一紅旗於秀山堂樓頂，旋即以此為目標，連續砲擊<sup>⑱</sup>。日軍這種破壞文化機關的行為，在人類文化歷史上，實在留下了極大的污點。而天緯路的河北省立女師學院，黃緯路的河北省立工業學院，亦同時被焚<sup>⑲</sup>。翌日（七月卅日），日軍因對南開校舍尚未全部破壞，僅轟炸部分大樓，木齋圖書館亦僅部分被焚，為毀滅其全部計，於下午三時許派騎兵百餘名，汽

⑮ 「賠委會檔案」a016022「正中書局財產損失」戰時在京滬兩地物資損失清冊。

⑯ 上海大公報，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三版「南開簡史」。

⑰ 上海大公報，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第三版「日軍仇視文化機關」，天津專電。

⑱ 上海大公報，二十六年七月卅一日，第二版，黃炎培「叩南開大學並急告教育當局」。

⑲ 同注⑱，中央社天津七月二十九日電。

車數輛，滿載煤油，到處縱火，秀山堂、圖書館、教授宿舍，二度被焚，思源堂(理學院課堂)及鄰近民房，首度被焚，烟頭十餘處，紅黑相接，烟雲蔽天，全城視線皆注視八里臺之烟火，居民咸嗟嘆不已。同時，日機四架，續向南開中學投燒夷彈，日砲隊亦自海光寺持續射擊，經兩日之摧殘，南開已成一片瓦礫<sup>23</sup>。張伯苓校長甫參加廬山談話會完畢，正在南京接洽公務，聞訊憤惜異常，對記者發表談話云：

「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燬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挂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憑此種精神，絕不稍餒」<sup>24</sup>。蔣委員長亦特別安慰張校長說：「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必有南開」<sup>25</sup>。八月一日，教育界領袖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梅貽琦、羅家倫、竺可楨、王星拱等七人，致電國際聯盟「智識合作委員會」，陳述日軍侵略華北的暴行，電稱：

「日軍除殘殺數千非武裝的市民外，並以炸彈燃燒彈蓄意毀滅南開大、中學之圖書館、實驗室及宿舍之全部。南開為張伯苓博士三十三年來辛苦經營之學府，為文化及人道計，鄙人等請求貴會對於此種野蠻屠殺及肆意摧毀教育機關之行爲，公開加以譴責。……庶公道復彰，而此項慘酷行爲不致再現」<sup>26</sup>。南開的被毀，激起中外人士的同情、惋惜與痛憤，亦足證明日軍之堅欲根本摧殘中國文化。

八一三滬戰爆發後，日機首先狂炸真如之暨南大學及東南醫學院，前者半毀，後者全毀<sup>27</sup>。八月十五日，日機第一次轟炸並掃射南京之中央大學，彈中圖書館之後牆，及附屬實驗學校大門。第二次轟炸則在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時許，中大化學實驗室為燃燒彈所毀，發生大火，旋即撲滅。統計此次大學圍牆內落了二百五十公斤（五百五十磅）的炸彈共七枚，損毀房屋七、八處，炸死校工七人。大禮堂的講臺被炸，牙醫專科學校的房屋被毀，幸貴重圖書儀器，則已先期運走，未有損失。男、女生宿舍亦皆被炸，學生已先期遷出，未有傷亡。八月二十六日晚，中大第三

<sup>23</sup> 上海大公報，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三版「文化的創子手」，中央社南京及天津三十日電。

<sup>24</sup> 同前，張伯苓談話。又臺北中央日報中央副刊，查良鑑「八十南開精神永在——永懷張伯苓先生的偉大愛國情操」，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sup>25</sup> 查良鑑前文轉引。

<sup>26</sup> 上海大公報，二十六年八月二日第三版，中央社南京一日電。

<sup>27</sup> 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號合刊，日機濫炸我文化機關圖片六張，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發行。

<sup>28</sup> 羅家倫著「文化教育與青年」，第二二二～二三四頁，「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六八三頁，綜合月刊社出版。又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號合刊圖片。

次被炸，實驗學校損失慘重，旋遷安徽屯溪，繼遷長沙岳麓山，最後遷至貴陽<sup>②</sup>。

此後，日軍特以文化教育機關，尤其是學校，為其轟炸的目標。九月十三日，國聯大會第十八屆常會在瑞士日內瓦開會，出席者計有四十四國代表。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博士以政府公文一件致送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對日軍侵華暴行提出申訴。並提補充聲明一件，內有一節譴責日軍摧殘文化，略云：

「自戰爭爆發以來，日軍對中國教育文化機關，選為目標，恣意摧殘。南開大學及附屬中學，同遭日本縱火焚燬，是為其佔領天津以後最早暴行之一。自此以後，各級學校局部或全部見燬於日方空軍轟炸者，不一而足。南通鍾英女校，南昌葆靈女校，農學院及鄉村師範，南京中央大學及附屬實驗學校，遺族學校，以及吳淞同濟大學，均其最著者。尤可注意者，受日方空軍襲擊之各校，除同濟大學而外，俱係去戰區極遠，與戰事絕無關係。即以同濟而論，亦不在實際之作戰區域，而於其被燬之時，亦絕未有中國軍隊駐紮在內，以上所述……足以證明日本係決心擴大其侵略行動於中國全境，且正如日方以自認，冀以毀滅中國政治機構，消滅中國文化，以遂其征服之迷夢」<sup>③</sup>。

此一聲明，雖可博得國際上一時的同情，然並不足遏止侵略，於事無補。即以上海一市而論，據該市社會局調查之結果，自八、一三開戰以來，迄十月十五日止，統計大學損失六百六十二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元，中學損失二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元，小學損失二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元，社教機關如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等損失一百八十六萬元（商務印書館並未估計在內）。總計一千零九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二元<sup>④</sup>。茲將詳細統計，列表於後<sup>⑤</sup>：

上海教育文化機關損失調查統計表

△大學之部			上海法學院	全部被毀	210,000
校名	被燬詳細情形	損害估計	正風文學院	局部被毀	
同濟大學	全部被轟炸	1,864,018	同德醫學院	大部被毀	150,000
暨南大學	局部被轟炸		持志學院	同上	500,000
大同大學	同上	10,000	復旦大學	同上	1,200,000
滬江大學	校舍被敵軍佔領	1,679,749	商船學校	全部被毀	406,760
音樂專科	校舍被敵軍佔領	171,632	東南醫學院	同上	230,000
上海商學院	同上	201,000	市立體育專科	校舍被日軍佔領	
			總計	十四校	6,623,159

② 上海大公報，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第三版，中國向國聯大會提出之「補充聲明」第四項。

③ 上海大公報，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第三版「市社會局調查統計滬教育文化機關損害數額之說明」。

④ 同前，上海市社會局調查統計滬教育文化機關損害數額詳表。中學之部各校損失估計與總數相差一萬零八百元。

△中學之部			△小學之部			
校名	被毀詳細情形	損害估計	區別	損害校數	被毀情形	損害估計
新陸師範	大部被炸	109,000	閘北	八	在火線內詳情無從得悉	47,935
立達小學	雞場農場全部被毀校舍校具局部被轟	25,500	南翔	七	同上	50,185
吳淞中學	全部被炸	50,830	江灣	九	同上	61,890
復旦中學	同上	119,404	吳淞	九	同上	19,224
愛國女中	全部被炸	105,950	中心區	三	同上	54,356
持志附中	同上		廟行	八	同上	25,539
新民中學	詳情不悉	40,000	總計	四四		259,129
育菁中學	同上	40,000	△社教機關之部			
東南女體師及附中	全部被炸	150,600	名稱	被毀詳細情形	損害估計	
澄衷中學	局部被炸	60,000	市博物館	全部被毀	390,000	
麥倫中學	全部被毀	82,800	市圖書館	同上	470,000	
滬北中學	詳情不悉	50,000	市體育場	局部焚毀現被敵軍占領	1,000,000	
惠羣女中	全部被炸	100,000	商務印書館	詳情不悉		
建國中學	詳情不悉	100,000	航空協會	同上		
安徽中學	校具被毀	3,000	新中國建設協會	同上		
新亞中學	同上	6,000	工程師學會	同上		
兩江體師	全部被毀	110,000	德比奧同學會	同上		
浦東中學	局部被炸	2,000	總計	八處	1,860,000	
市北中學	全部被炸	120,070	△教育文化機關損害統計			
啓秀女中	同上	221,000	機關	損害估計		
大公職中	局部被炸校舍損害	30,000	大學之部	6,623,159		
崇德女中	詳況不明	290,000	中學之部	2,199,954		
廣東初中	全部被毀	140,000	小學之部	259,129		
嶺南初中	局部被炸	30,000	社教之部	1,860,000		
同德助產	同上	3,000	總計	10,942,242		
三育初中	詳況不明					
粵東中學	全部被炸	200,000				
總計	二十七校	2,199,954				

十月二十日，教育部經搜集調查，獲得正確資料，向國人宣布自開戰以來，全國大學已有二十餘校全部或部分被燬。計包括天津的南開大學，保定的河北醫學院和農學院，上海的同濟大學、暨南大學、大同大學、復旦大學、大夏大學、上海商學院、上海法學院、持志學院、正風文學院、東南醫學院、同德醫學院、音樂專校、商船專校、市立體育專科等，南京有中央大學、牙科學校，廣州有中山大學。滬江大學雖被佔領，尚無重大破壞，故不計算在內。北平各大學雖未炸毀，而亦橫遭日軍之劫掠盤據。此種事實，足證日軍處心積慮，特以學校為轟炸目標<sup>②</sup>。

② 上海大公報，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第三版「教育部搜集公布，全國大學二十餘校被毀。」



十二月十二日，首都淪陷，戰爭前期的第一階段結束<sup>⑳</sup>。國軍主力內移，戰爭已逐漸演變成持久戰。惟日軍以學校為轟炸目標的策略，則未曾稍有改變，往往藉長程的空襲，破壞中國後方的大中學校。首先受到損害的是武漢大學，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月二十五日，武漢陷落，日軍侵佔珞珈山武漢大學校本部，所有器具、服裝、舟車、牲畜、機械儀器、土地、房屋等之損失，達國幣六十八萬餘元<sup>㉑</sup>。武大師生先遷宜昌，十一月十七日遭日機跟踪轟炸，又損失化學藥品、動力室機械、印刷用品及紙張等，約值國幣十四萬餘元<sup>㉒</sup>。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再遷四川萬縣，二月四日復被日機轟炸，損失工廠機械、電氣機械、熱工機件，約值國幣三萬二千八百餘元，暨二千四百美元，四百四十英鎊<sup>㉓</sup>。武大旋遷往四川樂山之文廟，是年八月十九日正午，日機三十六架猛炸樂山縣城，該校之神龍祠第二男生宿舍全部焚燬，宿舍器具、電燈電線，以及學校圖書，教職員、學生、工友的衣物，皆付焚如<sup>㉔</sup>。武大遷移的過程，實在是多災多難。比較起來，中央大學是較為幸運的，在羅家倫校長的高瞻遠矚下，遷校最早，也最為順利，圖書儀器，也毫無損失。遷到重慶後，校址分為四處，一為沙坪壩本部，二為柏溪，係一年級學生的新校舍，三為成都，僅有醫學院與牙醫專科學校。四為貴陽，係實驗學校的所在地<sup>㉕</sup>。因為遷移早有計畫，所以短時間內學校的規模粗備，學生的人數激增。二十八年五月，日機濫炸重慶，中大倖免於難。翌年（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的夏秋之間，川省天氣明爽無霧。從五月至十月，半年之間，日機長期空襲重慶，被稱為「疲勞轟炸」<sup>㉖</sup>。這段時期，日機連番轟炸中央大學，第一次為六月二十七日，在沙坪壩中渡口投燒夷彈，第二次為六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為七月四日，也是最猛烈的一次。中大和其毗鄰的四川省立重慶大學，共落彈兩百餘枚，校舍被毀一百餘間，包括石門村教授宿舍，學生第四宿舍和文學院的部分教室，農場也落了多枚炸彈<sup>㉗</sup>。因為正值暑假，傷亡不多，僅有數人。但教授的損失慘重，工學院長陸志鴻

⑳ 張玉法著「中國現代史」下冊，第五九六頁，將抗戰前期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斷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即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陷落。本文大致根據其劃分的段落。此書為東華書局歷史叢書之一。

㉑ 「賠委會檔案」，編號 a6925「國立武漢大學財產損失報告單」（二十七年十月至二十八年六月）。

㉒ 同前。「武漢大學財產直接損失彙報表」（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湖北宜昌）。

㉓ 同前。「武漢大學財產損失彙報表」（二十八年二月四日，四川萬縣）。

㉔ 同前。「武漢大學財產損失報告單」（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正午，四川樂山）。

㉕ 羅家倫著「文化教育與青年」，第二二七～二二八頁。「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

㉖ 吳相湘編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五八五～五八八頁。

㉗ 羅家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五八八頁。及筆者現場目睹。

損失古版中文書八千冊，西文原版書五百冊，教育系教授戈定邦損失中、西文書一千二百餘冊，日文教授汪揚寶損失碑帖、字畫、瓷器、湘繡多件<sup>④</sup>。其餘蕭孝嶸（心理系主任）、胡煥庸（地理系主任）、孫光遠（理學院院長）、羅根澤（史地系教授）等，亦各有部分損失<sup>⑤</sup>。同時日機亦於六月杪轟炸重慶兩路口之川東師範學校，該校大禮堂、辦公廳、圖書館、大教室、學生寢室、教職員第一、第二宿舍、醫藥室、食堂、附小及幼稚園的一切設備，全被炸毀，原建價格為一百五十萬元。另外工字形實驗室炸毀前半部，校門僅存磚柱二根，學生養病室屋頂全毀，兩端亦炸裂，該校損失慘重<sup>⑥</sup>。總計重慶在五月份被狂炸七次，六月份被狂炸十次。五月二十七日，日機轟炸渝郊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時，復旦師生死傷約二十餘人，教務長兼「文摘」旬刊主編孫寒冰教授，重傷逝世，因「文摘」為戰時擁有多數讀者之刊物，故噩耗傳來，文教界同聲悲悼<sup>⑦</sup>。同時，劉航琛之長子曉成亦在此次轟炸中殉難，郝更生則傷一腿<sup>⑧</sup>。

由於日機連日轟炸學校，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復旦大學校長吳南軒、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特聯名致電美國人民呼籲，請速禁運鋼鐵與石油輸日，以制止其暴行。略云：

「自五月二十一日以還，日本每日動輒以百餘架以上之轟炸機，狂炸此間各大中學、醫院、住宅區，徒使無辜男女與青年學生體解肢離，血肉狼籍，各該校舍課室，盡夷為瓦礫之場，凡此慘目驚心之現象，實暴露日人慘無人道之暴行。……欲求加以及時制止，實有賴於貴國之同情與合作。蓋日本如無美國輸入之鋼鐵與石油，即無法繼續支持其侵略之戰爭……草此書時，日機正在頂上盤旋，正未知暴行將續展至如何程度，辭簡意切，蓋日本摧殘文化之蓄意，使我後死者刻骨銘心，惻怛無已也」<sup>⑨</sup>。

此一電文，實可代表戰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六、七、八月，日機又瘋狂的轟炸重慶，尤其從八月

④ 「賠委會檔案」，編號 a6956「中央大學教職員財產損失表」。

⑤ 同前。

⑥ 「賠委會檔案」，編號 a6915「四川省立川東師範學校慘遭轟炸損失表」。

⑦ 重慶大公報，第三版「渝郊昨晨空戰」，中央社訊。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卅日。又孫寒冰，名錫麒，以字行，江蘇南匯人，美國華盛頓大學碩士，哈佛大學研究，歷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科主任，國立勞動大學經濟系主任，暨南大學政治經濟系主任，著有「合作主義」等書，戰時以主編「文摘」，頗負時譽。見樊蔭南編「當代中國四千人錄」。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八年翻版。

⑧ 同前。

⑨ 同前。中央社訊。

八日至八月三十一日，連續狂襲，不分晝夜，沒有六小時以上的間隔，市民斷炊失眠，忍受極大的痛苦<sup>④</sup>。在此時期，中央大學又遭了兩次轟炸，一為八月二十三日，沙坪壩一號中大畜牧場被炸，屋毀物散。一為八月卅一日，中大校門口木板房被投燃燒彈燒毀<sup>⑤</sup>。幸兩次損失都不大。及太平洋戰事爆發，日機無力再擾中國的後方城市，各級學校始漸復常態。

日軍對中國各地學校的破壞，是全面性的。其損失之大，因資料不全，很難有精確的估計。據主計處統計局編「抗戰中人口與財產所受損失統計」第六次彙編的數字<sup>⑥</sup>，各大學損失約共二千九百五十七萬五千元，各獨立學院損失約共五百一十三萬元，各專科學校損失約共二百零四萬一千元，合計三千六百七十四萬六千元<sup>⑦</sup>。另據教育部長陳立夫之報告，截至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止，專科以上的院校，包括國立、省立和私立在內，計七十七所院校損失共達九千零四十五萬一千元<sup>⑧</sup>。上述兩項統計數字，相差懸殊。且統計局的統計時間，至三十一年十二月；陳氏的報告，僅到二十八年底，其所列損失數字，反比前者多出五千三百七十萬五千元之譜，殊為可疑。統計局數字，不無遺漏。陳氏的報告較詳，然亦不無缺失。據韓啟桐的估算，認為各校損失，不宜將校園土地價值混合在內，因戰後可全部收回，應予減除不計。另有東北大學、貴陽醫學院、福建學院、湘雅醫學院、戲劇專科學校、中央工業職業學校、華西大學、燕京大學、江蘇教育學院、山西醫學專科學校、大同大學、廣西大學等十二院校，未列於陳氏之報告中，其損失應據其他可靠資料，加以補列。而廈門大學、東吳大學、南通學院、廣東光華醫學院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等十二院校，教育部已有最新的統計可據。故修正結果，共有八十九所院校，其合理損失數字，估計為七千四百七十五萬元<sup>⑨</sup>。中小學的損失，據教育部截至二十七年一月底的統計，包括蘇、皖、冀、魯、豫、察、綏七省與京、滬、平、

④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五五八～五八九頁。

⑤ 「賠委會檔案」。編號 a6956 中央大學教職員財產損失表。

⑥ 民國二十八年行政院制定「抗戰損失查報須知」以後，各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常陸續有報告到來，主計處統計局據此按時編為「抗戰中人口與財產所受損失統計」，截至三十一年底為止，計已編成六次彙編數字。見韓啟桐編著「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一九三七～一九四三）」，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第二十四種。中華書局印行。民國三十五年一月。

⑦ 同前注。

⑧ Chen Li-fu,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dur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載於 *The Chinese Quarterly*, Vol. VI, No. 4, Autumn 1940, pp. 612-615.

⑨ 韓啟桐編著「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第四章第四節教育文化事業第一目「專科以上學校」，第五四至五五頁。原著者又根據江西統計月刊二卷三期，時事類編抗戰特刊（二十六年十一月出版），上海新聞報（二十七年十月七日）等資料。

津、青島、威海衛六市，中等學校損失達六千五百五十七萬元，小學損失達九千六百四十九萬元。但亦包括校園土地價值在內，估算並不精確<sup>⑤</sup>。惟從以上之統計觀之，已可看出日軍對各級學校，一律施以暴烈的摧殘，北至察綏，南至閩粵，幾無例外。

#### 四、中央研究院的損失

中央研究院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創始於南京，成立以後，陸續分設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及動植物等十個研究所，除理、化、工程三所，為就煤氣及電力設備之便，設於上海外，其餘各所均設於南京，並設總辦事處，以辦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sup>⑥</sup>。及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作，時局急轉直下，中研院各所奉命內遷。此時，院長蔡元培臥病在滬，總幹事朱家驊又出任浙江省主席，不能常川在京照料，故遷移事宜，即委託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主持<sup>⑦</sup>。各研究所一再轉徙，或經廬山，或經長沙、南嶽，分別遷至四川、廣西和雲南三省。蔡院長則於是年年底自滬移港養病，然對中研院重要事務，仍遙為指示<sup>⑧</sup>。翌年，朱家驊到漢口，偕同留在長沙的各所長赴港，舉行院務會議，決定遷移的辦法和方針<sup>⑨</sup>，由於因應得宜，所受的損失尚不嚴重。日軍對中研院的破壞，

⑤ 同前書第四章第四節第二目「中等學校」，第三目「小學校」，第五五—五六頁。

⑥ 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七七—八三頁。「抗戰以來中央研究院之概況」（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又據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七期）所引用「中研院十七年度總報告」、「第一屆評議會第四次年會紀錄」（油印本）及「中研院職員錄」（二十七年九月印）等資料，將各所成立日期及所長姓名籍貫，列表如下：

所名	成立日期	所長姓名籍貫
物理研究所	17年7月	丁燮林（江蘇泰興）
化學研究所	17年7月	莊長恭（福建）
工程研究所	17年7月	周仁（江蘇江寧）
地質研究所	17年1月	李四光（湖北黃岡）
社會科學研究所	17年5月	陶孟和（天津）
天文研究所	17年2月	余青松（福建同安）
氣象研究所	17年2月	竺可楨（浙江紹興）
歷史語言研究所	17年10月	傅斯年（山東聊城）
動植物研究所	23年7月	王家楫（江蘇奉賢）
心理研究所	18年5月	汪敬熙（山東濟南）

⑦ 朱家驊年譜長編草稿（未刊稿），二十六年十月記事。

⑧ 同注⑥，「抗戰以來中央研究院之概況」。

⑨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一〇四至一〇九頁，「三十年來的中央研究院」（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九日）。

遠不若對各大學之烈，其因有三：一、該院十個研究所分設京滬兩地，在京各所亦極分散，並未集中一處，故非轟炸的顯著目標。二、各所的遷徙，都預定計畫，逐步為營，分頭搬遷，或往重慶，或往桂林，或去昆明，此種化整為零的辦法，適可避免日機的追蹤空襲。三、各所原有之書籍、儀器、設備及歷年收集之各種研究材料，除笨重難移者，如天文臺之鋼鐵大件（其寶貴部分如鏡頭等件均已拆卸運出）等而外，均能分別運到新址，照常使用<sup>⑧</sup>。減少損失到最低限度。雖然如此，仍無法避免部分財產之損失。

據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所存之「中央研究院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所載，該院共有職員三三五人，工役一一九人，警衛十一人，幸無傷亡。惟院舍被日軍侵佔者八處，被轟炸者有一次<sup>⑨</sup>。此表的調查日期係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至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止<sup>⑩</sup>。茲依表中所列，將各單位受損情形，分述於次。

1. 中研院總辦事處。原設南京鷄鳴寺，計有職員十九人，工役十人，遷往重慶。首都淪陷後，南京房屋三幢（係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併辦公），包括辦公室研究室等四十八間及書庫一座，全被日軍佔領。器具（桌椅、傢具及打字、印刷、計算等機器）一千零五十件，完全損失。圖書四千冊，期刊雜誌一萬一千冊，移存牯嶺，由美國學校代管，後亦全部損失<sup>⑪</sup>。

2. 化學研究所。原設上海，計有職員三十一人，工役十九人，衛兵二人，遷往昆明。上海房屋一幢，計三十間，未損壞，亦未被佔。僅損失文具筆墨等二百件，紙張兩萬張，化學藥品四十瓶，木炭一萬斤，實驗衣及工人衣各一件<sup>⑫</sup>。

3. 地質研究所。原設南京鷄鳴寺，計有職員二十八人，工役十三人，遷往廣西桂林良豐。首都淪陷後，南京所址房屋三幢五十間，被日軍所佔。損失測量儀器、書架桌椅等三百八十件。圖書二千七百餘冊則全部運出<sup>⑬</sup>。

4. 工程研究所。原設上海，計有職員三十人，工役五人，警衛三人，遷往昆明。上海房屋五幢，計八十二間，未損壞，亦未被佔。損失書籍四十件，期刊雜誌六十件，儀器（打字機、油印機）三件，文具紙張一千二百件，文卷五十宗。另有

⑧ 同注④。

⑨ 「賠委會檔案」。編號第 4425 號附件「中央研究院人口財產損失估計總表」。

⑩ 同前。

⑪ 同前。「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⑫ 同前。「化學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⑬ 同前。「地質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冊籍三千六百冊，運漢口後散失<sup>⑭</sup>。

5.天文研究所。原設南京紫金山，計有職員十二人，工役三十人，警衛四人。廿六年八月間，日機曾在南京市內該所將軍巷辦公處轟炸一次。十一月底播遷湘桂滇各地，後遷至昆明。首都淪陷，紫金山所址房屋九幢，計九十四間，全部被日軍佔領。並損失馬達電池等二一八件，桌椅書櫃等七百件，汽車三輛，自行車一輛，文具筆墨四百件，中文書一千一百二十冊，西文書七百七十冊，儀器二十四件。在各所中係損失較多者<sup>⑮</sup>。

6.氣象研究所。原設南京北極閣，計有職員三十人，工役十人，警衛二人，遷往四川北碚。北極閣所址雖未被轟炸，然於首都淪陷後，房屋四幢六十間，全部被日軍所佔。所有之傢具、印機、汽車及地震儀二架、步槍二支，未及運出，悉為日軍所劫。幸圖書兩千部，文卷四百宗，及冊籍六百冊，已全數帶出<sup>⑯</sup>。

7.歷史語言研究所。原設南京鷄鳴寺，計有職員八十二人，工役八人。初遷昆明，二十八年復遷四川南溪縣李莊。南京所址雖未被日機轟炸，然首都淪陷後，房屋二幢計五十間，全被日軍侵佔，所有傢具一千五百件悉數損壞，筆墨紙張亦完全損失。幸中文圖書十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九冊，西文書八千三百四十二冊及數量甚夥之儀器古物，全部運出，絲毫無損，史語所對維護中國文物之貢獻，的確值得稱道<sup>⑰</sup>。

8.心理研究所。原設南京鷄鳴寺，共有職員二十人，工役八人，遷往桂林良豐。首都淪陷後，所址房屋三幢，計三十六間，書庫一座計三層，全被日軍侵佔。損失傢俱一百零二件（包括冰箱、打字機、腳踏車），儀器二百八十三件（包括變電機、顯微鏡、大、小電池及其他零件）。書籍四千四百餘冊，已早運出，僅損失期刊一百餘冊<sup>⑱</sup>。

9.社會科學研究所。原設南京鷄鳴寺，所址係在總辦事處大廈內，計有職員六十三人，工役八人，為僅次史語所之第二大所。初移昆明，繼遷四川南溪縣李莊，與史語所比鄰。首都淪陷，南京所址與總辦事處同被日軍侵佔，器具及雜件損失一三七七件，但重要器具早已搬走，所幸損失尚不大。惟中日文圖書一萬八千六百

⑭ 同前。「工程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⑮ 同前。「天文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⑯ 同前。「氣象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⑰ 同前。「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⑱ 同前。「心理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冊，西文圖書兩千七百冊，期刊雜誌兩萬七千二百冊，三共損毀四萬八千五百冊，佔該所圖書之半，極為可惜<sup>⑩</sup>。

10.動植物研究所。原設南京成賢街。計有職員二十人，工役八人，初移重慶，繼遷渝郊之北碚。南京所址房屋大小十一幢，共六十三間，淪陷後悉為日軍佔領。損失傢具器皿四百四十件，電器冷氣機一套，自行車一輛，文具一百五十件，圖書兩百冊，儀器四套，叢刊三千冊。化學藥品兩百種。普通藥品五十種，鳥槍三支，子彈三千發，在各所中損失為較重者<sup>⑪</sup>。

11.物理研究所。原設上海，遷往桂林良豐<sup>⑫</sup>。然賠委員檔案中獨缺該所之「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職員、工役若干，亦無記載，損失情形，更無從得悉，只好從缺。

根據以上的記載，對中研院損失的情形，作一個簡略的統計。該院天文研究所南京市內辦公處曾被日機轟炸。南京陷落後，有七個研究所和總辦事處原址的房屋被日軍佔領，器具損失約值國幣二十七萬六千餘元，交通工具損失約值一萬五千餘元，文具紙張損失約四千六百餘元，圖書損失六萬五千八百餘冊，約值十九萬二千餘元，文卷損失八十宗，冊籍損失三千零二十冊（內多係叢刊），約值八千餘元，藥品損失兩百九十件，約值五千六百餘元，其他燃料、槍械等項，尙未計算在內。中研院係未受日軍嚴重破壞的學術機關，尙且損失不貲，其他文化機關所受的摧殘，更可概見了。

## 五、文物之劫掠與知識份子之被殘害

日軍對中國文物的劫掠，始自九一八事變。東北大學首當其衝，該校教授王華隆寓所被毀，損失書籍八、九〇五冊，地圖五萬五千七百份<sup>⑬</sup>。嗣將庚藏瀋陽清故宮文溯閣四庫全書正本劫去，存於滿鐵<sup>⑭</sup>。民國二十二年初，日軍攻陷榆關，政府

⑩ 同前。「社會科學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⑪ 同前。「動植物研究所人口財產損失估計表」。

⑫ 同注⑩。

⑬ 「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SR 陝西省、東北區「東北省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

⑭ 四庫全書共繕八份，七份正本，其中四份分別庚藏北京文華殿後之文淵閣，瀋陽清故宮內之文溯閣，北京圓明園內之文源閣，熱河避暑山莊內之文津閣，稱北四閣。另三份則庚藏江蘇鎮江金山寺內之文宗閣，江蘇揚州大觀堂文匯閣，杭州聖因寺內之文瀾閣，稱南三閣。另副本一份，貯存於翰林院。歷經八國聯軍之役與太平天國兵燹，僅存文淵、文溯、文津、文瀾四部而已。文溯閣四庫正本，被劫十四載，抗戰勝利後歸還中國，運往蘭州庚藏。

鑒於時局危急，將北平古物積極南運，先後遷運五次，包括故宮博物院的歷代古物，和北平古物館（屬內政部）、頤和園（屬北平市政府）的蒐藏，總共一萬九千六百四十箱，另六十二包，全部分存於京滬兩市，內有四庫全書、銅器、玉器、磁器、樂器、字畫、檔案、圖書等，皆為中國文化的精華<sup>⑭</sup>。首都淪陷前，幾經播遷，幸都完好的運到後方<sup>⑮</sup>，南京中央圖書館的重要圖書，也運出一百三十箱到重慶。可是江蘇省立圖書館寄存南京郊外的圖書全部毀於戰火，清季江南各公署的檔案全被日軍運走或焚毀。國民政府文官處及各部會、學校的圖書，被日軍運走不下六十萬冊。北平圖書館有部分書籍也被日人和漢奸擅行取去。被劫中西文書籍六、二六四冊。此外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北平民國學院的書籍，損失多少不等<sup>⑯</sup>。總計北平市損失公私書籍五十八萬六千餘冊，古物二千八百餘件，碑帖二千一百餘件<sup>⑰</sup>。上海市被劫走之公共圖書約四十萬冊，僅次於南京、北平。天津、濟南、杭州等處，約各十萬餘冊<sup>⑱</sup>。中央圖書館在滬港蒐購失散的私人藏書約三千餘種，計三萬餘冊，除少數的孤本和珍貴的善本書航運重慶外，其餘陷於香港，悉為日人所劫<sup>⑲</sup>。

存於北平協和醫院實驗室中的北京人化石，也神秘失蹤，迄今成謎<sup>⑳</sup>。日軍對中國文物的劫掠，也普遍及於民間，尤以江南為甚，個人的蒐藏，亦為其奪取的目標<sup>㉑</sup>。私家藏書如海鹽、南潯、鎮江、蘇州等地，或被捆載而去，或則散失無踪，概均同罹浩劫。依美籍人士實地考察估計，中國損失書籍當在一千五百萬冊以上，內含稀珍古書在內<sup>㉒</sup>。

以上各機關及民間被劫之文物書籍，雖有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和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之調查，並由前者延聘文物專家及業書肆及古玩者，共同議定損失

⑭ 民國二十三年申報年鑑，頁六五～六六。

⑮ 據北平故宮博物院統計，南京庫存古物原共一九、五八〇箱，於首都淪陷之前運出者有一六、六二七箱，故留陷京庫部分應有二、九五三箱。見韓啓桐「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頁五七～五八。

⑯ 「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O. N. 「北平市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所列損失表格，以第八項清華大學於北平淪陷時損失中西文書籍三萬四千九百餘冊為最多。

⑰ 同前。北平市損失公共圖書總計四四八、九五七冊另五箱，私人圖書一三七、四七一冊另四箱。

⑱ 據「全民通訊社」調查，盧溝橋事變後，各城圖書被日軍劫運情形，見韓啓桐「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頁五六～五七。

⑲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第六八八～六九一頁。這批在港被劫的古書，抗戰勝利後，為中國駐日代表團所發現，再運回南京。

⑳ 同前書。第六九〇頁，北京人化石，或稱被日軍劫走，或稱已運至秦皇島，裝入美國船，而被日軍擊沉。

㉑ 張一望編：「淪陷前的上海」，第七六～七九頁。

㉒ 韓啓桐「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第五七頁。



估價，彙集成冊<sup>③</sup>，可以略窺梗概，然仍與確實數量和內涵，未盡相符。惟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被劫文物，則有紀錄可查。該處於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抗戰勝利後，由李濟博士為主任，曾昭燭為代理主任幹事，曾將該處戰時被劫之部分文物，列表呈報。第一部分為廿六年八月，日軍侵佔北平後所劫走者，皆係專門設計委員王振鐸所保管，計書籍拓本字畫類、器物類合共八十八件，書籍多乾隆刊本，器具多繡花屏風，宋、清瓷器及洪憲茶蓋碗等，原由北平南海懷仁堂北平研究院代存，北平失陷後被劫。金工類、木工類、煨爐類、動力類、儀表工類、電氣類共二十九臺九套又數百種，如英比製造車床，日本製造壓力機，另有磨光機、輪鋸、手錘、硬度儀、測厚儀及繪圖儀器、電鍍設備等，俱存於保定後衛街王振鐸家所設之留春園機器廠內，二十六年十二月全被日軍沒收<sup>④</sup>。第二部分為曾昭燭（當時為專員）在南京傅厚岡三十四號所保藏者，計古物類八十五件又一箱，書籍類五十五件又二櫃，及服著衣物等。書籍以湖北官書局和金陵官書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種拓本為多，古物則有南齊刻石佛一尊（棲霞山齊塔內出），山西趙城縣佛寺壁畫四塊，乾隆五采瓷簋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蓋碗二十件及古墨硯、對聯、字畫等。於南京失陷時，俱遭日軍劫掠。另書籍兩箱，運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炸斷，未能運滇，於三十年（一九四一）日軍進據越南時，亦被劫走<sup>⑤</sup>。

日軍陷南京後，即於十二月十三日，進入寧海路八號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宿舍，搶去書籍、古物、字畫甚夥，重要者計有兩類，第一類為圖書，共一千七百冊，包括湖北官書局版之十三經註疏，毛邊紙本王應麟玉海、古香齋本史記、汲古閣本漢書後漢書，竹簡齋本三國志、掃葉山房本資治通鑑正續編、金陵局刻文選、掃葉山房本子書三十三種，漢碑三十種。第二類為古物玉器金石，約五十餘種。包括星雲鏡五面、蟠螭鏡三面、菱花鏡三面、宋鏡四面、玉質素璧一具、玉璜玉珩十個、銅質漢印三方、銅質六朝印五方、銅質唐印五方、石質虎符一個。銅器部分有夔鳳紋尊一個、夔龍紋角尊一個、青銅劍一柄、青銅戈四具、青銅帶鉤二具。另有存於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之該校古文字、經典、器物等，計有殷墟龜甲獸骨文字一百八十三片，原為劉鐵雲藏物，極為珍貴。敦煌千佛洞唐人寫四分戒經一卷（長丈餘，裝成卷軸）。壁畫天女像乙幅、繡絲山水一幅（裝成玻璃框）、大理石插屏

③ 「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凡例第二條。

④ 「陪委會檔案」，編號 a6954「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工作人員戰時財產損失報告表」。

⑤ 同前。

(裝成木座)、其他貝器、康乾瓷器、山水書畫甚多，亦皆被日軍沒收<sup>⑥</sup>。

關於寺廟、鑄像、鐘鼎、碑塔、廬墓等之破壞，則以晉、魯、豫三省為最烈。山東之章邱、高密、海陽、鄒平、蒙陰、平陰、荷澤、沂水、濟寧、郟城等地，可說是無廟不毀，最著者為各處之孔子廟，或將禮器、樂器損壞，或將房舍拆除。高密之晏子像，荷澤之僧格林沁像，郟城之孝昌碑和郟子墓，沂水之古塔，皆摧毀失沒<sup>⑦</sup>。山西之太原、河津、解縣、朔縣各地之佛道廟宇如純陽宮、菩薩廟、大佛寺、三清殿，暨其他各神廟如城隍廟、文廟、娘娘廟、二郎廟、關帝廟、大禹廟等，非被劫掠，即被炸毀、拆除。所藏之古畫、玉璧、金鐘、銅鐵佛像、漢瓦香爐等，皆被竊走，時間約在民國廿八年至三十二年之間<sup>⑧</sup>。河南南陽之玄妙觀和諸葛廬所有的古物、字畫、古蹟、建築，分別於民國二十七年春及三十四年二月被毀；洛陽龍門、鞏縣石窟寺，於三十三年部分被毀；泌陽縣古蹟五處，於三十年二月被毀。其他未見記載者，如開封、鄭州等地，亦有不少損失<sup>⑨</sup>。從日軍破壞廟宇廬墓和其他古蹟的行為來看，顯然是處心積慮的用各種手段來摧毀中國的歷史傳統，及根植於人心的信仰和倫理觀念。

個人方面的蒐藏，被劫者不可勝計。像杭州王鯤徙，於民國二十七年冬杭垣淪陷時，被日軍劫去東周長方鼎，梁代觀音石造像、秦鏡、漢鏡、香爐、端硯等古物多件，價值連城。福州左賦才，於三十三年十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桐鄉范文治，於二十六年十一月被掠去各式細瓷花瓶、瓷佛、朱紅碗、陶器、古錢等四、五十種<sup>⑩</sup>。上述三人，皆為著名的收藏家，而係損失最重者。至於學者被掠，可以燕大教授顧頡剛為例。珍珠港事變後，顧氏聞關赴渝，而其留於北平燕京大學之書籍、字畫、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為日軍所掠，茲將其蒙受的損失，列舉如下：

普通書及雜誌	30,000册
明及清初善本書	6,000册
鈔本書	500册
小說唱本	3,000册

⑥ 「賠委會檔案」。編號 a6908「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古物文獻損失報告」。

⑦ 「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I、中國被日劫掠文物續編，山東省山西省。

⑧ 同前注。

⑨ 同前書。O. N. 北平市、河南省「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

⑩ 同前書。C. 中國被日劫掠文物目錄，副本三（私人古物）。

史料	500冊
稿本書	300冊
信札	30,000件
稿本及印本講義	2箱

## 以上書籍類

碑帖	30件
印譜	20部
金石拓本	100種
珂羅版印書畫	10種
書畫	40件

## 以上書畫類

印章	150方
照片	1,000幀
古錢	650枚
古鏡	3枚
石刀	2柄
古經	2卷

以上古物類及其他<sup>②</sup>

一個畢生以學術為職志的學者，珍愛其藏書稿本不亞於生命，日軍不分公私文物，一概掠奪，乃係對中國知識份子極大的迫害。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日海空軍偷襲珍珠港，公開與美國為敵，不再有所顧忌，立即派兵封鎖燕京大學，驅逐師生出校。旋又下逮捕令，教授被捕者計有陸志韋、張東蓀、洪煊蓮、鄧之誠、趙紫宸、衛爾遜（Wilson，美籍）、陳其田、趙承信、戴艾楨、蔡一諤、蕭正誼、袁文樸等十二人，皆係知名之學者<sup>①</sup>。此外，侯仁之、周學章、林嘉通、劉豁軒等四教授及學生十餘人，亦被拘押。他們在日本軍監中，備受凌辱，竟有憤不欲生者。英籍教授林邁可（Michael Lindsay）、班維廉（William Band）聞訊逃往西山，輾轉參加太行山游擊隊。校務長司徒雷登（President John Leighton Stewart）遠在

① 「賠委會檔案」。編號 a6902。「燕京大學財產損失」。民國卅五年三月九日由平津區特派員辦事處轉來燕京校長陸志韋為顧頡剛申報所受損失。

② 重慶大公報第三版，三十一年二月七日刊載由北平脫險之燕大教授張長弓談話。

天津公幹，返北平後，即被軟禁，迄戰事結束，方獲自由<sup>③</sup>。日軍對知識份子除迫害外，復用各種手段加以殘殺。「文摘」主編孫寒冰死於轟炸，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死於暗殺<sup>④</sup>，作家陸蠡於上海被捕，受日本憲兵隊毒刑身亡<sup>⑤</sup>，創造社巨擘郁達夫遠走南洋，易名避禍，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後不久，竟在蘇門答臘為日軍誘出遇難<sup>⑥</sup>。上舉數人，僅係較為著名而為世所知者；至於無籍籍名之戰區教育人員，無辜受害喪元斷脰者尤眾<sup>⑦</sup>。日軍對中國知識份子的仇視，於此可見。

## 六、結 論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中日戰爭，被史家稱之為第二次中日戰爭，實則可上溯到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事變，戰爭已經算是開始。在這長達十四年的過程中，日本的攻擊，由局部而全部，由蠶食而鯨吞，必欲徹底征服中國，以遂其大陸政策之迷夢；在中國，終於激起全民的抗戰，來捍衛國家的獨立，軍民奮起抵抗日軍優勢的武力，前仆後繼，極為壯烈。交戰國力謀壓制對方，爭取勝利，乃係戰爭的常態，而以殘酷的手段，蓄意破壞對方的文化者，尚不多觀。依海牙陸戰法規慣例條約第二十七條之規定，一切有關文化方面，如宗教、美術、學術及古物的機關與其財產，如不作為軍事用途，交戰國必須力求保全，不得施以破壞<sup>⑧</sup>。因之國際間遇有兩國或多國交戰，大致上都能遵守這項規定。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十月間的「不列顛之戰」（Battle of Britain），德國空軍猛襲英國重工業區及雷達站，從倫敦一直炸到蘇格蘭，但牛津、劍橋等歷史悠久的著名大學，則完好無恙。一九四四年盟國飛機大舉轟炸德境，科隆市幾被夷平，然有數百年歷史的雙尖塔科隆大教堂（the twin spires of Cologne Cathedral）則安然屹立。蓋歷史文化的成就和

③ 梅貽寶「燕京大學成都復校始末記」，傳記文學民國七十三年二月號，頁四六～四七。

④ 劉湛恩，湖北漢陽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歷任大夏大學、光華大學教育學教授，青年會全國協會教育部門總幹事，上海職業指導所主任，曾參加廬山談話會。後任滬江大學校長，上海淪陷期間，被日人暗殺。見樊蔭南編「當代中國四千人錄」。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八年翻印版。

⑤ 陸蠡，浙江天臺人，散文作家及翻譯家，著有「海星」、「竹刀」等散文集，譯有屠格涅夫著之「羅亭」與「煙」，拉馬丁著之「葛萊齊拉」。上海淪陷後，留住租界，不幸於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四月被日軍所捕，施以毒刑，於五月十三日嘔血而死，年僅三十五歲。見李立明著「現代中國作家評傳」上冊，第一八三至一八八頁。香港波文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⑥ 郁達夫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曾任星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卅一年一月底星島淪陷，化名趙廉，逃往蘇門答臘，於卅四年八月廿九日遇害，享年五十歲。見傳記文學叢刊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頁八九～九一。

⑦ 黎東方著「抗戰時期的文化教育」第三節引「殉難的戰區教育人士名錄」，共三十餘頁，所載姓名連數百人。

⑧ 韓啓桐編著「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第四章第四節「教育文化事業」，頁五四。

結晶，不僅為一國所獨有，且成為世界共同的財產，受到全人類的尊重。日軍在戰爭期間，有計畫的摧殘和破壞中國文化，焚毀著名的書店，轟炸公私立大學和博物館、圖書館，佔領學術機構，劫掠圖書文物，逮捕大學教授，殘害知識份子，這一連串的暴行，足見其目的是要將中國的歷史文化，連根拔起；並動搖知識份子的意志，攻破中國人的心防，居心實為叵測。或謂研究歷史，有不同的立場和角度，例如英法百年戰爭（The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英、法的史學家各有其不同的評估；實則歷史的評估盡可不同，而歷史的事實則不容加以歪曲和竄改。本文悉係根據文獻史料、報章期刊和時人論著，縷舉事實，加以分析和綜述，以期為四十年前中日兩國間的戰爭和悲劇，留下一個歷史的忠實見證。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三月廿一日修訂稿